



丛书主编 王富仁

新 锐 经 典 阅 读 文 丛

# 古 老 的 回 声

王富仁 著

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四川人民出版社

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图书馆



206472716

I206.2

W177

丛书主编 王



新 锐 经 典 阅 读 文 丛

# 古老的回声

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王富仁 著



647271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老的回声: 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 王富仁著 .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3.5  
(新锐经典阅读文丛 / 王富仁主编)  
ISBN 7-220-06373-3

I . 古 … II . 王 … III . 古典文学 — 文学鉴赏 — 中  
国 IV .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34529 号

GULAO DE HUISHENG  
**古老的回声**  
——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  
王富仁 著

责任编辑

谢若香

封面设计

邹小工

技术设计

戴雨虹

责任校对

伍登

出版发行  
网 址

四川人民出版社 (成都一环路南一段 3 号)

<http://www.scbks.com>

E-mail: scbs@scbs.com.cn scinfo.net

(028)8667

四川锦祝印务所

700mm×1000mm 1/16

27×12.5

350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6373-3 /I · 941

定 书 号 价

39.00 元

■著作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若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联系调换

## 编辑者说

如何面对文学经典，这是一个问题。

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筑成了一座巍峨的方城，但是这座城不设“九门提督”，没有兵卫和弓弩手盘查和射杀过往人等，阅读者自可进出两便，去留自由。

于是，有纵马入城而又旋即飞马杀出的“草寇”——他们一个晚上可以吞下100万经典文字，像电影的快镜头一般迅速而模糊地经历漫长的“战争与和平”，然后挂一漏万或者全部排出；有进城之后终身对着一座小阁楼缠绵悱恻的“情种”——在他们眼里，所有的城市高楼永远都是木质的“红楼”，所有的现实人生从来就是前朝的旧“梦”。

有进城之后就爬上中心广场那个演讲台的士大夫或者知识分子——他们以“日瓦戈医生”背后的人性问题为话由，面对现实，振臂高呼；有对城内建筑的材料、质地、音响、色彩、光影、线条、结构等问题感兴趣的“形式主义者”——他们讲究趣味、品味，喜欢在秋天剔食螃蟹脚尖的肉，喝点醉人的液体，然后吟唐诗宋词。

有“心怀叵测”的偷师学艺者，主要考察技术和艺术，他们研究之后多半也要造一点楼阁什么的，或者造得更高，这叫“超越”，或者生怕人家有恐高症，造点平房，这叫“平民化”，或者造得更怪以至不蔽风日，甚至根本不造，只在那里乱堆一些砖块任其日晒雨淋草长莺飞，这也有说法，叫“解





构”——这类人里面总是会有大师拔地而起的，因为一切大师都有这么一个偷师学艺的神秘阶段；有手上拿着研究课题的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他们要进城去写一些规范的论文，参加城外的职称评定和社科评奖。

此外，还有受了世界的气而躲进城散心的人，有晃进城打发那些总也打发不完的时间的人；有离毕业还远或者马上毕业的大学生……

以上就是进入或者逗留文学方城的各种方式。

但是，我们这套丛书将以何种方式入城呢？

这取决于我们编辑这套丛书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要为多数喜好文学的人贡献尽可能好的有关文学的知识、观念和阅读路径，我们希望我们的表述被多数阅读者轻松而愉悦地接受。于是可以肯定，我们这套丛书采用的入城方式决不会是上述任何一种。

面对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这套丛书既讲究专业性，提供专业性的把握方式和见地，又突破狭隘的论文路数，讲究清新、亲切、随意和文字趣味，视野宽广而又心细如发，重视感性、直指内心。

这套丛书既非生气索然的研究，亦非流于滥俗的鉴赏，我们奉行的是一种“中庸之道”，有历史有领悟，有文有质，力图“文质彬彬”。这套丛书包括三册，即《古老的回声——阅读中国古代文学经典》、《感性的归途——阅读20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和《远方的诗神——阅读外国文学经典》。愿你开卷得益。

# 自序

写这些文字的时间是在九十年代初，那时是我的精神最痛苦的一段时间。书，已经很少读了；文章，已经很少写了。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已经无法感动我，过往的一切印象、其中包括我读过的西方那些文学大师们的文学作品，都在我心灵中凝固在了一起，凝固成了一个木然的僵硬的心。有一天，午休起来，神情还在恍恍惚惚的时候，忽然听到外面的扩音器里播放的二胡的声音，我的心一下子被这二胡声吸住了。它那悠长的、时而舒缓时而激越、时而低沉时而尖锐的声音，好像一声声地抽出了我心灵中的悲哀。我已经木然、僵硬了数个月之久的心灵，开始蠕动了，开始融化了。我感到我眼里的泪开始往心里流，我心里的悲哀开始往心外流。就这样，我盘腿坐在床上，埋着头听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二胡声停止，我还久久沉浸在那声音里，沉浸在那忧伤里，沉浸在那如泣如诉的悠长里。我向来是喜欢外国文学的，自己的专业又是现当代文学研究，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古代的东西，向不注意。在这时，我才感到，我的心灵，实际上和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心灵仍然是相通的，我仍然能够从他们的悲哀和忧伤里，感到自己的悲哀和忧伤；我仍然能够听懂他们的心灵，因而他们的心灵似乎也能够听懂我的心灵。时间并没有把我们截然分开，正像时间并没有把我们的心灵同西方知识分子的心灵完全融合在一起一样。由是我想到了我中学时代读过的少量的古代诗词。我





想，我自然能够从中国传统的二胡中听到我心灵深处的声音，自然也能从这些中国古代诗人、词人的作品里听到我现在心灵中的东西了。

作为一个人，总想感觉到自己，感觉到自己心灵中的东西，而感受别人，感受别人的作品，又是感受自己、感受沉埋在自己心灵深处的思想、感情和情绪的惟一的途径。再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不论在什么时候，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总得要说点什么，写点什么。知识分子就是说话的，一句话不说了，一篇文章不写了，也就不再是知识分子。现代的东西不想说了，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外国的东西不想说了，也不知道怎样说了，何不说说我读过的那些古代的诗词呢？在那时，杨济东先生正在《名作欣赏》里做编辑，他是我在北京师范大学读书时的同学，是我的师弟，通过他也认识了这个刊物的另一个编辑解正德先生，他们曾约我为这个刊物写过几篇稿子，于是，我就在生涩中拿起笔来，写这个集子中的这些生涩的文章。

我为什么写这些文章是一回事，刊物为什么要发表我这些文章又是另外一回事。我写这些文章是为了排泄我当时心灵中的一些苦闷，一些堵塞着我当时心灵的郁闷的情绪，好让我的心灵轻松一些，活便一些，给自己的生命扒出一个小洞来，好让我这个渺小的生命能够呼吸，能够继续活下去，活到它再也活不下去的时候，活到阎王爷也不允许我活下去的时候。人，总不愿自己放弃这生命，自杀是自己对自己的背叛。我不想自杀，就得自己拯救自己，就要在无路的地方为自己开出一条小路来，就要为自己的精神找到一点依托，走下去，活下去。但是，一个刊物却不是为了我苟延残喘自己的生命而创办的，而是为了让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知识、获得收益而创办的。为了这些文章的发表，我得为它找一个正大光明的名目。我当时为它们起的总名是“旧诗新解”，在写的时候，也不能不为每一篇文章找一个新的入手处。编者又由此生发，在发表时加了一个按语，说我是为了探索用新方法分析、研究中国古代的诗词，再后来，又有人把我的这些文章同西方的“新批评”联系起

来，似乎是为了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的。实际上，这些都是一些名目，与我的实际情况是对不起号来的。在我的文学素养之中，中国古代文学的素养是最差的。我们这一代接受教育的时间是从1949年前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大的时段里，并且我是从中学时代起就偏爱外国文学而较少接触中国古代文学的。我对我的基本估计是：在人生经历和人生体验方面，我认为我是能够达到博士研究生毕业的水平的。历次的政治运动让各类的中国人都上台表演了一番，使我们看清了各类中国人在平时不太容易暴露出来的内心的愿望和要求，看清了平时被各种礼仪关系遮盖起来的真实的内在情感关系，所以在这一方面的知识，我们未必比我们上一代人或下一代人更差。在中学时期，我爱好外国文学，在大学上的俄罗斯语言文学系，即使毕业以后，也常看些外国文学作品的译本。所以，在外国文学的知识和素养方面，我认为我能够达到硕士研究生毕业的水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领域，除了鲁迅，其他现当代文学作家的作品是上了硕士研究生之后才看的，没有系统学过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也没有系统阅读过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品，更不要说有关的研究著作了。所以，我经常对我的研究生说，我的现当代文学的知识水平，至多也只是一个中文系大学毕业生的水平。至于说到我的中国古代文学的知识和素养，那就更是可怜了，说一点没有也不实际，但至多是一个高中毕业生的水平。以这样一个水平，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是当人家的学生人家都不会要的，我有什么资格或资本能够来推动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呢？但是，文学作品又是让人读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不仅仅是为了让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专家研究的，同时还是为了让更广大的读者进行阅读的。我之所以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还能写一写我阅读中国古代诗词的感受和体验，主要的根据就是我还是一个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读者。

研究者和读者都能够写文章，但二者的角度却是不同的。研究者是这一个领域的专家，他负有指导其他读者的责任，所以研究者的文章要力求正确，要为一般的读者提供阅读和理解



有关文学作品的正确无误的知识和背景。专家与专家之间也有争论，也有相互的切磋和研究，但那是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在一个至今没有定论、需要继续探讨和研究的层面上。在已有的知识层面上，是不能出错的，在这个层面上出了错，就叫“硬伤”，“硬伤”是专家学者文章的大忌，是最影响专家学者的面子的错误。但到了读者这里，情况就不完全相同了。读者是谈自己的感受和理解的。他原本不是这样一个领域的专家，平时没有这个领域的更丰富、更全面的知识的积累，他只是对这个作品有了一点新的体会，有了一点新的看法，有了一种表达的需要，在进行表达的时候，由于知识不足，难免出错，并且这样的错误在专家学者那里是不会出的，是专家学者认为不能原谅的“硬伤”的错误。难免出错，还写不写呢？还要写！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表达的愿望，自然有了表达的欲望，又有表达的机会，为什么不表达呢？再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自己的感受和体验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万一这点道理，对别的读者或研究者还能有点启发，自己的表达也就不是毫无用处的。我认为，只有广大读者也能参与一个领域的研究活动，这个领域的文学作品才能发生更广泛的影响，这个领域的研究活动才能够更加繁荣和昌盛。所以，我的古代文学知识虽然很贫乏，我还是把这一组文章写了下来。

作为一个读者写的文章，是容易出错的，出了错就要允许别人的批评。这种批评不但能够消除一般读者因读自己的文章可能发生的错觉，另外一方面也是自己能够得到提高的机会。自己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没有更多的时间用于这一个领域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别人把这方面的必要的知识给提供了出来，不但省却了自己翻检的功夫，而且也丰富了自己的知识基础，对自己本专业的研究也是极为有利的。在我这组文章在《名作欣赏》陆续发出之后，有很多先生发表了批评我的文章，其中有的观点我未必完全同意，但更多的是指出了我文章中真实存在的错误，并且有的是硬伤。为了让读者对我的文章有一个戒备心理，知道我不是这个方面的专家，其中的意见只

是自己的一点感受和理解，不能当完全确定的知识来接受，所以我把这些文章附在我的文章的后面。因时间关系没有来得及查找这些作者的地址并征求他们的同意，希望这些作者谅解。并见到该书之后与出版社联系，以便出版社寄发稿酬。

有赖于这组文章的写作，我的心理得到了有限的调整。当困扰自己心灵的东西成了历史，自己也就能够从历史中抬起头来，重新回到现实中来，回到自己的专业中来。在发表的过程中，原本答应由北岳文艺出版社最后出书，但当时是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很不系统，想再补写一些像陆游、辛弃疾这样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但一当回到自己的专业当中来，就没有心境继续写下去了。后来也有几个出版社问及这组文章，直到最近几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王如松先生、何勇先生还多次催我将这组文章搜集整理出来，以便同钱理群先生在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名作重读》作为一个系列出版。但这组文章是与我曾经历的一段非常痛苦的历史联系在一起的，大概我不愿重揭自己这个心灵的伤疤吧，所以我迟迟没有心情把放在自己书橱里的杂志翻出来，复印、编订。当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谢茗香女士对我谈起此事时，我推说身边已经没有这些杂志，自己又没有功夫到图书馆查找、复印，谁知她回到四川之后，就把这些文章搜集整理出来，并且给我寄来了校对稿。谢茗香女士的热情使我感动，也使我惭愧，这本书就不能不交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

2003年4月5日于汕头大学文学院

王富仁



# 目 录

## 1 编辑者说

1 自序

3 屈原：客体与主体的神秘互渗 自我意识的痛苦挣扎(上、中、下)

57 汉乐府：鱼——自由的象征

71 汉乐府：主题的重建

101 曹操：四言诗与《短歌行》

119 陶渊明：由死观生，重新审定自我的存在价值

133 北朝乐府：《木兰诗》赏析及其文化学阐释

155 陈子昂：时间与空间

161 孟浩然：心理距离与情绪感受

177 王昌龄：潜意识与意识

183 王维：“空”——无“情”之境

195 李白：语象、文象与物象

203 杜甫：一个老年人的悲哀

213 杜甫：从音、形、义话杜甫诗《白帝》

223 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 千树万树梨花开

231 韦应物：意义——各种艺术要素的复合体





- 241 韩 愈：无义之义 非诗之诗 不美之美
- 259 白居易：整体与部分
- 267 白居易：角度和意义 所指和能指
- 282 白居易：春风又绿江南岸 春来江水绿如蓝
- 291 贾 岛：《寻隐者不遇》的解构主义批评
- 299 李 贺：独到的组接方式 独特的美学效果
- 305 李 贺：意象群
- 313 李商隐：象征性结构
- 319 李商隐：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 325 宋 祁：红杏枝头春意闹
- 335 柳 永：由雅返俗 以俗代雅 由男观女 以女定男
- 353 苏 轼：感觉的复合
- 359 李清照：内感与外感 情绪与结构
- 377 马致远：《秋思》发微
- 387 岳 飞：诗与英雄
- 397 眇景臣：幽默与讽刺
- 413 龚自珍：综合性感受

# 屈原



屈原(前 339 ~ 前 278)，名平，战国楚人。

怀王时曾任左徒、三闾大夫，主张联齐抗秦。

于怀王、顷襄王时两遭佞臣进谗，而被放逐汉北、江南。因国事不堪，而自沉汨罗江。他根据楚声楚歌，而创制楚辞，著有《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

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求索。

——屈原《离骚》

# 屈原：客体与主体的神秘互渗 自我意识的痛苦挣扎

——《离骚》的或一种解诗方式(上)

在四十年代，我国曾发生过两场关于屈原及其《离骚》的学术论战。第一次是由廖季平先生引起的。在更早些的时候，胡适曾发表过《读楚辞》的文章，对屈原的存在问题提出过质疑。他提出《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是不可靠的，其中有很多自相矛盾之处。后来廖季平先生发表了《楚辞新解》，正式提出并没有屈原此人，并说《离骚》首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是秦始皇的自序，屈原的文章多半是秦博士所作，还说《楚辞》是《诗经》的旁支，《诗经》本是天学，讲的多是天上的事，《楚辞》也是如此。针对廖季平先生的观点，闻一多先生发表了《廖季平论离骚》一文。闻先生不同意廖季平先生的前述两个论点，但对第三点却有保留。他不同意廖季平先生之用经学的眼光论《楚辞》，但对“(《素问》)《上古天真论》‘真人’‘圣人’为《楚辞》之师说，专为道家神仙去世离俗之所本。读《内经》而后《楚辞》之本旨明”的说法，认为“任何读《离骚》的人只要肯平心静气，忘掉太史公的传，王逸以来的注，就《离骚》读《离骚》，他的结论必与这相去不远”<sup>①</sup>。郭沫若先生则发表了专著《屈原研究》，他则认为“屈原思想明显地带有儒家的风貌”<sup>②</sup>。并认为屈原的儒家思





想体现着当时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期的先进思想。他从内容和形式的区分上说明屈原诗歌的立体特色，说“他在思想上尽管是北方式的一位现实主义的儒者，而在艺术上却是一位南方式的浪漫主义的诗人。”<sup>③</sup>

第二场论战是孙次舟先生引起的。他的主要观点是屈原是个“文学弄臣”，是个“富有娘儿们气息的文人”。他说屈原在《离骚》中每以美人自拟，以芳草相比，又好矜夸服饰，代表着当时的一种世俗倾向，当时崇尚男性姿容，男性在姿态和服饰上则以模拟女性为美。他由此认为《离骚》只是“充满了富有脂粉气息的美男子的失恋泪痕”。在去秦以前，屈原曾得楚怀王宠爱，但后来屈原与靳尚之流争宠，使气出走，又久不被楚怀王召回，以致后来绝望自杀。也就是说，屈原只不过是楚怀王宠爱过的一名男色，屈原是一个同性恋者，《离骚》则是同性恋者的失恋诗。孙次舟先生的文章由朱自清先生剪存并寄于闻一多先生。孙次舟先生也从李长之先生信中知道闻一多先生曾持有相似的观点，遂有意促使闻一多先生发表文章支持他的说法。

闻一多先生写了《屈原问题》，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孙次舟先生的全部观点，但却对之做了不同的解释。他是从奴隶解放的历史来阐述屈原现象的。他认为当时的奴隶共有三种：农业奴隶、工商奴隶和家内奴隶。就社会地位而言，农业奴隶最低，工商奴隶次之，家内奴隶最高，但就解放的过程而言，农业奴隶最早，工商奴隶次之，家内奴隶则最迟。下面是他关于家内奴隶的一段论述：

但解放得最晚的，还是那帖紧的围绕着主人身边，给主人充厮役，听差遣，供玩弄，和当清客——总而言之，在内廷帮闲的奴隶集团。这其间所包括的人物，依后世的说法，便有最狎昵的姬妾伴臣，最卑贱的宫娥太监，较高等的乐工舞女和各色技艺人才，以及扈从游宴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等。论出身，他们有的本是贵族，或以本族人而获罪，降为卑隶，或

以异族人而丧师亡国，被俘为奴，或以出国为“质”，不能返国，而沦为臣妾，此外自然也有奴隶的子孙世袭为奴隶的。若就男性的讲，因为本是贵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而知识水准也相当高。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像这样的家内奴隶（包括孙先生所谓“文学弄臣”在内）身份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们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他们确乎是时代的牺牲者，当别的奴隶阶层（农，工，商）早已获得解放，他们这群狐狸、兔子、鸚鵡、山鸡和金鱼却还在金丝笼和玻璃缸里度着无愁的岁月，一来是主人需要他们的姿色和聪明，舍不下他们，二来是他们也需要主人的饲养和鉴赏，不愿也不能舍弃主人。他们不幸和主人太贴近了，主人的恩泽淹灭了他们的记忆，他们失去了自由太久了，便也失去了对自由的欲望，他们是被时代牺牲了。然而也被时代玉成了。玲珑细致的职业加以悠闲的岁月，深厚的传统给他们的天才以最理想的发育机会，于是奴隶制度的粪土便培养出文学艺术的花朵来了。没有弄臣的屈原，那有文学家的屈原，历史原是在这样的迂回过程中发展着，文化也是在这样的迂回中长成的。<sup>④</sup>

我之所以把闻一多先生这段话全部引述出来，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这一论述体现了从社会发展史和精神发展史的角度对屈原做出的最公正的评价。他接着还指出，关于人的意识也就在作为奴隶的文人的意识中产生出来，我们在屈原的身上可以看到“奴隶的软弱”，也能看到“‘人’的尊严”。<sup>⑤</sup>

但是，历史学的方法有它的优点，但也有它的缺点，历史学的发展观带有一次性的单纯性，很难说明文学鉴赏的历时性和多次性重复的特征。事实是，历史并没有因奴隶的解放而使屈原变成完全难以接受的人物。我们在他身上看到的“奴隶的软弱”并不比我们的更多，在他身上看到的“‘人’的尊严”也不比我们的更少，他的人性的软弱和坚强在当时和在现在甚

